

(續上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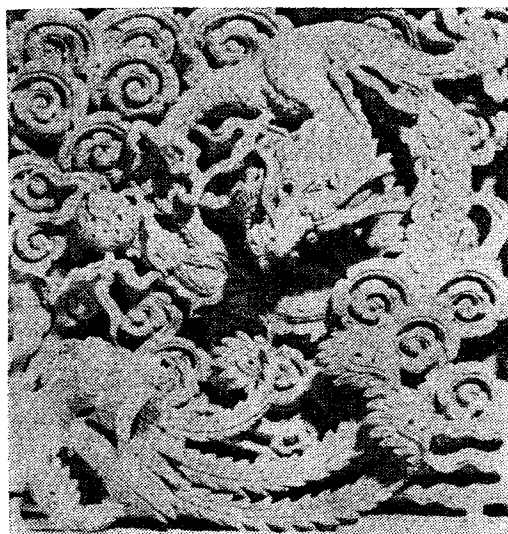
有梵師從空而至。師曰：「近離甚處？」曰：「西天。」師曰：「幾時離彼？」曰：「今早。」師曰：「何太遲生？」曰：「遊山玩水。」師曰：「神通遊戲，則不無闍黎，佛法須還老僧始得。」曰：「特來禮文殊；却遇小釋迦。」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。作禮乘空而去。自此號小釋迦。

師住東平時，瀉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。師上堂提起示衆曰：「且道是瀉山鏡，東平鏡？若道是東平鏡，又是瀉山送來，若道是瀉山鏡，又在東平手裏。道得則留取，道不得則撲破去也。」衆無語，師遂撲破。

時有一道者見，經五日後遂問師。師曰：「汝還見否？道者曰：「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。」師曰：「此是西天羅漢，故來探吾道。」道者曰：「某雖睹種種三昧，不辨其理。」師以義爲其解釋：「此是八種三昧，是覺海變爲義海，體則同然。此義合有因有果。即時異時，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。」

師住觀音時出榜云：「看經次，不得問事。」有僧來問訊，見師看經，旁立而待。師卷却經問：「會麼？」曰：「某甲不看經，會得會！」師曰：「汝已後會去在。」其僧到岩頭，岩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江西，觀音來。」頭曰：「和尚有何言句？」僧舉前話。頭曰：「這個老師，我將謂被故紙埋却，元來猶在！」

天竺宗與禪宗



本寂禪師諱耽章，泉州，莆田，黃氏子。幼而奇逸，爲書生不甘處俗。年十九，棄家入福州靈石山六年，乃剃髮受具。咸通初，至高安，謁悟本禪師价公，依止十餘年，价以爲類己，堪任大法。於是名冠叢林。將辭去，价曰：「三更當來授汝曲折。」時矮師叔者知之，匍伏繩床下。价不知也。中夜授章：先雲岩所付，寶鏡三昧，五位顯訣，三種滲漏畢。再拜趨出。矮師叔引頸呼曰：「洞山禪入我手矣！」价大驚曰：「盜法倒扇無及矣！」後皆如所言。

寶鏡三昧詞曰：「如是之法，佛祖密付。汝今得之，其善保護！銀盃盛雪，明月藏鷺，類之弗齊，混則知處；竟不在言，來機亦赴，動成窠臼，差落顧佇；背觸俱非，如大火聚！但形文采，即屬染污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，爲物作則，用拔諸苦。雖非有爲，不是無語。如臨寶鏡，形影相親；汝不是渠，渠正是汝。如世嬰兒，五相完具。不去不來，不起不住，娑婆和和，有句無句。終必得物，語未正故。重離六爻，偏正回互；疊而爲三，變盡成五。如芝草味，如金剛杵，正中妙挾，敲唱雙舉，通宗通途，挾帶挾路。錯然則吉，不可犯杵。天真而妙，不屬迷悟。因緣時節，寂然昭著。細入無聞。大絕方所。毫忽之差，不應律呂。今有頓漸，緣立宗趣，宗趣分矣，即是規矩。宗通趣極，眞常流注。外寂內搖，係駒伏鼠。先聖悲之，爲法檀度。隨其顛倒，以緇爲素。顛倒想滅，肯心自許。要合古轍，請觀前古。佛道垂成，十劫觀樹；如虎之缺，如馬之奔。以有下劣，寶几珍御。以有驚異，鸞奴白牯，羿以巧力，射中百步，箭鋒

本空

自御選語錄中節錄

曹洞宗

相直，巧力何預。木人方歌，石女起舞。非情識到，甯容思慮！臣奉于君，子順于父。不順非孝，不奉非輔。潛行密用。如愚若魯。但能相續，名主中主。」

圖總臣君位五



正中偏——三更初夜月明前；莫怪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舊日嫌。

偏中正——失曉老婆逢古鏡；分明覩面別無真，休更迷頭猶認影。

正中來——無中有路隔塵埃；但能不觸當今令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

兼中至——兩刃交鋒不須避；好手猶如火裏蓮，宛然自有冲天志。

兼中到——不落有無誰敢和；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

三種滲漏：一見滲漏，謂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。二情滲漏，謂智常向背，見處偏枯。三語滲漏，謂體妙失宗，機昧終始，有偈三首：

一、敲唱俱行——金鍼雙鎖備，狹路隱全該；寶印當空妙，重重錦縫開。

二、金鎖玄路——交互明中暗，功齊轉覺難；力窮尋進退、金鎖網鞵鞵。

三、理事不涉——理事俱不涉，回照絕幽微；背風無巧拙，電火燦難追。

黎明即出山，造曹溪。禮祖塔，自螺川還止臨川，有佳山水，因定居焉。以志慕六祖，乃名其山曰曹山……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：「今日是幾何日月？」對曰：「六月十五。」師曰：「曹

山平生行腳，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。明日辰時吾行腳去。」及時焚香晏坐而化。

曹山五相頌曰：

● 白衣雖拜相，此事不為奇；積代簪纓者，休言落魄時——正中偏。

● 王宮初降日，玉兔豈能離；未得無功旨，人天何太遲——偏中正。

● 子時當正位，明正在君臣；未離兜率界，烏鷄雪上行——正中來。

○ 餓裏寒冰結，楊花九月飛；泥牛吼水面，木馬逐風嘶——兼中止。

● 渾然藏理事，朕兆卒難明；威音王未曉，彌勒豈惺惺——兼中到。

曹山四禁：

莫行心處路。不掛本來衣。何須正恁麼。切忌未生時。

曹山三墮：

凡情聖見，是金鎖玄路，直須回互。夫取正命食者，須具三種墮：一者，披毛戴角。二者，不斷聲色。三者，不受食。稠布衲問：「披毛戴角是甚麼墮？」師曰：「是類墮。」問：「不斷聲色是甚麼墮？」師曰：「是隨墮。」問：「不受食是甚麼墮？」師曰：「是尊貴墮。」乃曰：「食者即是本分事，知有不取，故曰尊貴墮。若執初心，知有自己及聖位，故曰類墮。若初心知有己事，回光之時，擯却色聲香味觸法，得審謚，即成功勳，後却不執六塵等事，隨分而昧，任之則礙，所以外道六師，是汝之師。彼師所墮，汝亦隨墮。乃可取食。食者，即是正命食也；亦是就六根門頭，見聞覺知，只是不被他染污將為墮。且不是同向前均他，本分事尚不取，尚況其餘事耶！故凡言墮，謂混不得，類不齊。凡言初心者，所謂悟了同未悟耳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通身是病，請師醫？」師曰：「不醫。」曰：「爲什麼不醫？」師曰：「教汝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」曰：「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？」師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忽遇六賊來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亦須具大慈悲，一劍揮盡。」曰：「盡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始得和同。」

以上諸語錄，皆從禪林僧寶傳，洞上古轍，及五燈會元內選出。

雲門宗

禪師名文偃，姑蘇，嘉興人也。少依兜率院得度，性豪爽，骨面豐頰，精銳絕倫。目纖長，瞳子如點漆。眉秀近睫，視物凝遠。博通大小乘。棄之游方。初至睦州，聞有老宿飽參。古寺掩門，織蒲履養母，往謁之：方叩門，老宿搯之曰：「道道！」偃驚，不暇答。乃推出曰：「秦時轆轤鑽！」隨掩其扉，損偃右足。老宿名道蹤，嗣黃蘗斷際禪師。住高安米山寺，以母老東歸。叢林號陳尊宿。偃得旨，辭去。謁雪峯存，存方堆椀坐，爲衆說法。偃犯衆出。熟視曰：「頂上三百斤鐵枷，何不脫却？」存曰：「因甚到與麼！」偃以手自拭其目，趨去。存心異之。明日陞座曰：「南山有鼈鼻虵，諸人出入好看。」偃以拄杖攬出。又自驚慄。自是輩流改觀。又訪乾峯，峯示衆曰：「法身有三種病，二種光，須是一一透得。更有照用同時，向上一竅。」偃乃出衆曰：「庵內人，爲什麼不見庵外事？」乾峯大笑曰：「猶是學人疑處。」：：：又過九江，有陳尚書飯偃，而問曰：「儒書卽不問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講師；如何是衲僧行腳事？」曰：「會有幾人來？」曰：「卽今問上座？」偃曰：「卽今且置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曰：「黃卷赤軸。」「此是文字言語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曰：「口欲談而慮忘，心欲緣而慮忘。」偃曰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爲對有言。心欲緣而慮忘，爲對妄想，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無以酬之。偃曰：「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？」曰：「不敢。」曰：「經曰：治生產業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且道非非想天，有幾人退位？」又無以酬之。偃呵譏而去。

去造曹溪禮塔，訪靈樹敏公爲第一座，不辭就職。敏歿，偃

繼其法席。俄遷至雲門光孝寺。天下學者，望風而至。以南漢乾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。

示衆：三乘十二分教，橫說豎說，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。與我拈鉞鋒許說底道理來看，與麼道，早是作死馬醫。雖然如此，且有幾個到此景境。不敢望汝言中有響，句裏藏鋒。瞬目千里，風恬浪靜。

我事不獲已，向汝道。直下無事，早是相埋沒也。更欲踏步向前，尋言逐句，求覓解會，千差萬別，廣說問難；贏得一場口滑，去道轉遠。有什麼歇時？此個事若在言語上，三乘十二分教，豈是無言。因什麼道教外別傳。若從學解機智得，只如十地聖人，說法如雲如雨，猶被佛呵謂：「見性如隔羅索。」以此，故知一切有心，天地懸殊。雖然如是。得道底人，火何曾燒口；終日說事，何曾掛着齒牙，何曾道着一字；終日著衣吃飯，何曾觸一粒米，掛一縷絲。然猶是門庭之說，須是實得與麼始得。若約衲僧門下，句裏呈機，徒勞忖思。直饒一句下承當得，猶是瞌睡漢！

綱宗偈

康氏圓形滯不明，魔深虛喪擊寒冰！鳳羽展時超碧漢。
晉鋒八博擬何憑。
是機是對對機迷，關機塵遠遠塵棲。夕日日中誰有掛，
因底底事隔塵迷！
雲門聳剔白雲低，水急游魚不敢棲！入戶已知來見解，
何勞更舉轆中泥？
藥病相治學路醫，扶籬摸壁小兒戲；幽谷不語誰人測，
管解師承孰不知。
太陽溢目極玄微，誰人說道我渠非？句中有路人皆響，
覲面難遭第一機！
卅歲依山人事稀，松下相逢話道奇；鋒前一句超調御，
擬問如何歷劫違。
翫古松高雲不齊，鴻鶻鶴抱幾年棲；剖斲同時殊有異，

羽張騰漢碧霄低！

萬象森羅極細微，素話當人却道非；相逢相見呵呵笑，顧佇停機復是誰！

話盡途中事，言多何省機；貴人言是妙，上士見知虧。大道何曾討，無端入荒草，卷來復卷去，不覺虛生老！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。塞却咽喉，何處出氣。笑我者多。哂我者少！

喪時光，藤林荒。圖人意，滯肌冠。舉不顧，即差互。擬思量，何劫悟！咄咄！力韋希；禪子訝，中眉垂。抽顧頌曰：鑒！咳！

雲門門人圓明緣密所偈頌十二首：

函蓋乾坤——乾坤并萬象，地獄及天堂，物物皆眞現，

頭頭總不傷！

截斷總流——堆山積岳來，一一盡塵埃！更擬論玄妙，

冰消瓦解摧。

隨波逐浪——辯口利舌問，高低總不虧；還如應病藥，

診候在臨時！

三句外別置一問——當人如舉唱，三句豈能該；有問如

何事，南嶽與天台！

褒貶句——金屑眼中翳，衣珠法上塵；己靈尤不重，

佛祖爲何人？

辨親疏——黑豆未生前，商量已成顛；更尋言語會，

特地隔西天！

辨邪正——罔象談眞旨，都緣未辨明，守他山鬼窟，

不免是精靈！

通賓主——自遠趨風問，分明向道休；再三如不曉，

消得個非遙。

擡薦商量——相見不揚眉，君東我亦西；紅霞穿碧海，

白日繞須彌！

提綱商量——若欲正提綱，直須大地荒！欲來衝雪刃，

不免露鋒芒！

據實商量——睡來合眼飯來餐，起坐終須兩般閒；道盡

諸方言不惑，十方刹土目前觀！

委曲商量——得用由來處處通，臨機施設認家風；揚眉

瞬目同一眼，豎拂敲床爲耳聾。

以上皆從古尊宿語錄及禪林僧寶傳節錄。

法眼宗

文益禪師，餘杭，魯氏子。七齡秀發。依新定全律師落髮。詣越州，開元，希覺律師。受具戒。及覺公盛化四明。益往習毗尼。工文章。覺大奇之。俄辭去。抵福州參長慶，不大發明。後同紹修、法進三人欲出嶺，過地藏院阻雪，少憩，附爐次。藏問：「此行何之？」師曰：「行腳去。」藏曰：「作麼生是行腳事？」師曰：「不知。」藏曰：「不知最親切。」又同三人舉筆論天地與我同根處。藏曰：「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，是同是別。」師曰：「別。」藏豎起二指。師曰：「同。」藏又豎起兩指，便起去。雪霽辭去，藏送之門曰：「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」乃指庭下片石曰：「且道此石在心內，心外？」師曰：「在心內。」藏曰：「行腳人著甚麼來由，安片石在心頭？」師窘無以對。即放包依座下求抉擇。近一月餘，日呈見解，說道理。藏語之曰：「佛法不恁麼！」師曰：「某甲詞窮理絕也。」藏曰：「若論佛法一切現成。」師於言下大悟。因議留止，進師等以江表叢林，欲期歷覽，命師同往。至臨川。州牧請住崇壽院。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。始則行行如也。師微以激發，皆慚而服膺，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。師緣被金陵，三坐大道場，朝夕演旨。時諸方叢林，咸遵風化。異域有慕其法者，涉遠而至。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，皆師力也。周顯德五年七月示疾。剃髮沐浴，辭衆訖，跏趺而化，顏貌久而如生。……閱世七十有四。坐五十有四夏。

上堂：大眾立久。乃謂曰：「諸人各曾看還源觀，百門義海，華嚴論、涅槃經，諸多策子。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。若有，試舉看？莫是恁麼經裏，有恁麼話，是此時節麼？有甚麼交涉。」

所以道，微言滯于心首。嘗爲緣慮之場。實際居於目前，翻爲名相之境。又作麼生得翻去；若也翻去，又作麼生得正去。還會麼？莫只恁麼念策子，有甚麼用處！」

文遂禪師，嘗究首楞嚴，爲之節解句釋，自謂深符經旨。謁師。師曰：「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？」遂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明還甚麼？」遂曰：「明還日輪。」師曰：「日輪還甚麼？」遂憮然。師戒令焚所注文。遂始依師請益。

出家兒但隨時節便得。寒卽寒，熱卽熱。欲識佛性義，當觀時節因緣。古今方便不少。石頭初看肇論，至「會萬法爲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？」則曰：「聖人無己，靡所不已。」乃作參同契，首言：「竺仙大士心。」無過此語也。中間亦只尋常說話。夫欲會萬物爲自己去，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。已而，又囑曰：「光陰莫虛度，所以告汝輩，但隨時及節便得。若也移時失候，卽虛度光陰。於非色中作色解。於非色作色解，卽是移時失候。且道色作非色解，還當得否？若與麼會，便是沒交涉。正是癡狂兩頭走，有甚麼用處，但守分過時好。」

一日與李王論道罷，同觀牡丹花。王命作偈。師卽賦曰：「擁毳對芳叢，由來趣不同。髮從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紅。艷冶隨朝露，馨香逐晚風。何須待零落，然後始知空！」王頓悟其意。

三界唯心頌

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唯識唯心，眼聲耳色；色不到耳，色何觸眼。眼色耳聲，萬法成辦。萬法匪緣，豈觀如幻。山河大地，誰堅誰變。

華嚴六相義頌

華嚴六相義，同中還有異，異若異於同，全非諸佛意。諸佛意總別，何曾有同異。男子身中入定時，女子身中不留意。不留意，絕名字，萬象明明無理事！

節錄五燈會元，禪林僧寶傳及御選語錄。

結論

綜合言之，台禪之源，皆同出於釋迦文佛。後來因吾國不能直接讀誦梵策，由西竺譯經諸師，次第傳譯；故聞道有先後，習業有專攻耳。按在天台未創教觀之前，而禪經之已譯出者，有高士安之大安般守意經，禪行法想經，大十二門經，小十二門經，禪定方便次第法經，禪行三十七品經。鳩摩羅什所譯者有：禪秘要經，菩薩坐禪法經，禪法要解，思惟畧要法等諸經。

天台諸師對於已譯出之種種禪經，諒皆見到。因當時台宗學者，渴想閱讀新譯內典，以資參考佐證，而融會貫通其學說。例如：智者大師讀法華經法師功德品，至「若讀，若誦，若解說，若書寫；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，千二百耳功德，八百鼻功德，千二百舌功德，八百身功德，千二百意功德。以是功德，莊嚴六根，皆令清淨。」不禁有疑。聞印度有首楞嚴經者，內詳言所以有六根功德之理。乃在天台最高處之華頂峯，虔誠禮拜，希望其早日傳入中國，以咨決心疑！蓋台宗秉教修行，隨文立觀，從粗顯妙，明最後法身理地。故一切典籍皆所借重。非如曹溪之離言絕相，掃除教跡，直透向上法身，不列階級，悟證同時，毋須文字爲之先導也。

現當末劫，異端紛起，人類根性下劣，思想複雜，見異思遷，絕少具確乎不拔之堅忍毅力者。蓋從文入觀易，離言見性難也。故不知天台教觀之有次第，有圓頓；能普被三根，徧攝五性；洽時投機，適應潮流，以此爲最。願當代之研究佛學及修持佛法者，三注意焉！

* * * * *

上期「天台宗與禪宗」，禪宗綱要畧述一節，文內「可傳懷讓、行思。」可能爲作者筆誤，應訂正爲：「可傳僧璨，璨傳道信，信傳弘忍，忍傳惠能，能傳懷讓，行思。」